

八青年投军

1947年12月中旬的一天，半扎村的青年学生樊炳乾正在村东头的一座山坡上闲转，忽然看见曾经教过他的老师胡振中从岭下朝他走来，胡振中老远就朝他招手喊道：“樊炳乾同学，来来，我找你半天了。”

樊炳乾感到很奇怪，胡振中是半扎村的青年教师。前年曾教过自己，他很佩服这位老师，觉得胡老师学识渊博，关心爱护学生，特别是对自己很是照顾，师生关系十分融洽。不过这二年自己升到高年级，和这位老师虽仍有接触，但毕竟不再天天见面，关系逐渐疏远，这时候他找自己有啥事呢！

一会儿，胡振中走到了面前，问樊炳乾说：“小樊，天这么冷，怎么你一个人跑到这儿？”樊炳乾回道：“在家里烦躁，跑这儿散散心。”

胡振中笑道：“你小小年纪，有啥烦心的。”

樊炳乾说：“我觉得现在的世道太乱了，一会儿共产党的，一会儿国民党的，也不知道他们将来谁能当权。”

原来那段时间，先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进了半扎村召开群众大会，把村中富户张冠多、戴民权、樊长福等家的粮食财物分给穷人，还要分他们的土地和房子给穷人。可是后来解放军大部分转移到别处剿匪了，地方上的反动武装又反攻倒算，杀回了半扎村，杀害了不少带头分他们财物的积极分子。半扎村有个叫赵黑旦的穷人，因为积极参加分了财主家的财物，一家几口人都被枪杀。樊炳乾在赵家看到，一家人的尸体倒卧在血泊之中，其状惨不忍睹。这让年仅16岁的樊炳乾内心震惊不已。

尽管不久解放军又打了回来，消灭了不少土匪武装，又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斗争，但混乱的社会仍让这个农村少年心中茫然。

胡振中仿佛看透了樊炳乾的内心，歪着头问他：“小樊，你觉得共产党和国民党相比，谁能得到穷苦百姓的拥戴？”

樊炳乾脱口说道：“那当然是共产党。”



党的主张受老百姓欢迎，我看进俺村的解放军干部冒着杀头的危险，打土豪，为穷人分田地分房子，地主那么多好的东西，他们自己连一点儿也不要，都分给老百姓，穷百姓自然拥护支持共产党啦！”

胡振中高兴地说：“好啊！你能辨别是非，分清黑白，证明你心中有美好的理想。”说到这里，胡振中话头一转，继续说道，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们组织起来，就是要领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推翻黑暗的旧世界，建立崭新的新世界，让全世界受苦受难的老百姓，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

樊炳乾听得似懂非懂的，但心中却升起一种热烈的向往。

这时，胡振中又调转话头说：“咱们县现在已经全部解放了，临汝县人民民主县政府已经正式成立，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政权，革命事业胜利在望。你们这些青年学生要踊跃地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革命队伍中，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自己的青春，这样的人才是最有价值的。”

胡振中说到这里，又说：“革命队伍极需要像你们这样有正义感的青年人，如果你愿意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牺牲，共产党是欢迎的。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要告诉你，我已经联系了好几个你的同学，他们都准备参加解放军，去寻找临汝县人民民主县政府投身革命。你愿意不愿意？”

樊炳乾听说他的同学们愿去寻找县政府，一时很好奇，问胡振中说：“他们几个是谁？”

胡振中说：“这你别问，如果你想参加革命，明天中午咱们到一个地点集合，然后出发。”

樊炳乾点着头说：“胡老师，我愿意。”

胡振中见樊炳乾同意了，很高兴，说：“很好。明天中午你到村西头樊大炮家去，我们在那儿等你。记住这事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父母亲戚，什么也别带。”

第二天临近中午，樊炳乾悄悄进了樊大炮家。一进屋，看见屋里已坐着几个人。其中有胡振中老师，另外几个真的是他的同学贾长伦、温士俊、郭言志、樊江等。这4个人不仅仅是同学，而且年龄还一般大，都是16岁。几个同学见了樊炳乾，也没有像往常那样与他嬉笑打闹，只是朝他笑着

点头，却都很兴奋的样子。

胡振中见了樊炳乾说：“小樊你先坐下，咱们今天还约了另外几个同学，他们还没有来，再等等吧！”

大约又等了一个钟头，又来了几个青年。樊炳乾也认识他们，年龄都差不多大一点儿的，有十八九岁，有樊长奇、梁镇、武老末等。中午已过，约定的人中，还有几个没到。胡振中说：“不来的，咱就不等啦，我们要到西乡找县政府，已和王武烈县长说好的时间，到晚了不妥，大家中午的饭还没吃，晚上再吃吧。路上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不能乱跑。”

当时的县政府流动到了蛮子洼村，一行人翻山越岭，太阳快落山时，距蛮子洼村还有两三里地，正好碰见王武烈县长带了三十多个人。一见面，胡振中先和王县长打了个招呼。接着，他把带去的八个青年一一向王县长作了介绍。王县长非常热情，逐个与他们握手，说：“县政府要搬到观上村去，没来得及通知大伙儿，正好碰面。这样，胡老师带的人都到观上村南的太山庙村住。随后咱们再作安排吧。”

胡振中说：“中，中！”说完带着这几位青年与县政府另外几个人往太山庙村赶。

一行人赶到目的地，天已黑透了，村里的老百姓都吃罢晚饭。因社会不安定，家家关门闭户。县政府带的人喊开一家大门，原来是蛮子洼村的村长家。村长一了解情况，马上把他们领到一处院落里。那是一处大院落，院子里种着葡萄。当时的县政府也就三十多个人，因为经常流动，县政府在哪村驻，就在哪村生火做饭，因怕麻烦老百姓，县政府的人每次搬家都自己带着几口锅，几布袋面粉，一捆粉条，由三个人用扁担挑着走。

胡振中他们住下后，就开始在葡萄架下垒火做饭，晚上，他们十多个人都住在一间大房子内，村长拿来了三条被子。大伙儿吃罢晚饭，也没脱衣服，凑合着几个人盖条被子，你拉我扯着睡了一晚。

几天之后，胡振中又把他们带到了观上村，住到大地主王景元的宅院内。那时，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佩戴的标志，是用红布剪成的三公分大的五角星缝在帽子上，外地来的老干部穿的是灰色粗布军装，本地人穿着黑色老式衣服。

一到观上村，几个人就被分开了。樊炳乾和武老末、贾长伦几个分到县

财粮科，一位叫宋明信的副科长成了他们的领导。温士俊被分到县政府的秘书科，跟着秘书朱洪文工作。樊长奇、梁镇等则去了另外一个部门。胡振中老师离开县政府，去做了一个区的领导干部。

分配完毕，王武烈县长鼓励他们，说：“你们都是社会上的有为青年，充满革命朝气，希望你们在这个激荡的时代，为穷苦百姓的翻身解放，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青春。”

几个人出来时都没有和父母亲人告别，也没有带随身行李，分配工作后，社会形势也安定了，县政府领导批准他们回家探望一天时间。

樊炳乾分配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跟着两个老干部去县城取枪。那天，樊炳乾带一支日本造带盖手枪，压上五发子弹，三个人出发往县城赶路，走到汝河南岸边，老干部对他说：“小樊，汝河滩一里多宽，又有很多小树林，会不会遇上土匪很难说。若真有土匪拦截，你打枪不准，不要乱开枪。”

三人进了城，取枪期间，正碰上枪毙土匪头子黄万镛，刑场在城隍庙东南一片荒地内，樊炳乾和两个老干部还把枪毙后的黄万镛身上的芦苇席揭开，发现黄万镛被击中鼻部上方，一个子弹孔十分显眼。

不久，樊炳乾参加在宝丰县举办的五专属地方干部培训班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这八个青年都成了临汝县革命干部中的骨干力量。

选自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编辑出版的《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一书

作者：常文理 供稿：陈 凝



扫描二维码收听八青年投军的革命故事

·连载· (上接第2831期)

后来，我也了解到他作为知青下乡的一些经历。正是这些和老百姓在一起同甘共苦的日子，奠定了他心中为民、亲民、爱民的情怀，奠定了他治国理政的根基。

“习总书记那几年县委班子空前团结”

以习总书记为代表的几位县委班子“千将”，都非常利落，非常果断。他们几个人头脑敏锐，做事踏实，同时他们也很“单纯”，脑子里想的就是工作。可以说，习总书记他们那个时候的县委班子，是空前的团结，凝聚力很强，战斗力很强。他们没有别的想法，就是一心一意抓工作、上经济，为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采访组：贾俊华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那段时间，您在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请问习近平同志当年给您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贾俊华：习总书记是1982年初春到正定来的，我那时候想：北京下来的干部，应该穿得很气派，官架子不小，派头十足吧。但是我见到习总书记，发现自己猜错了。他穿着一身半旧的绿军装，脚上穿一双黑布鞋，很朴素，面相很憨厚，跟人说话很亲切，跟咱们一般老百姓没多大区别。这就是习总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刚到正定时，各方面情况都不很了解，而且和县委班子成员也有一个从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请根据您的情况讲讲当时县委领导班子是如何搞好团结的。

贾俊华：习总书记来正定，一开始是担任县委副书记。他最尊重老书记冯国强同志，与县委班子非常团结，在工作上配合得非常好，冯书记对习总书记也很爱护。

当时的县长程宝怀同志，思想比较解放。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同志原来是河北省委书记(当时省委设有第一书记)，曾任中共中央委员，视野开阔，站得高、看得远。所以，程县长、玉兰书记他们两个和习总书记，在改革开放方面思路都很清晰，也都很有冲劲，很多时候他们三个人在工作上一拍即合。

上世纪80年代初，从全国来说，不光是经济上百废待兴，“十年浩劫”也把人民的思想禁锢住了。那时，家里养几只鸡、养头猪、养几只鸭子，都不允许，都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策逐步放开了，人们胆子还是小一些，不敢搞规模家庭养殖。习总书记为了鼓励农民发展养殖、多种经营，到村里培养专业户，并定向扶持。玉兰书记也亲自到村里去宣传政策。

我也曾经跟习总书记调查过乡镇企业。南牛乡树路村有一个花盆制造厂，我们到那里搞调研，看他们的生产过程，就是用机器把泥胎加工成各种形状，然后放在炉子里烧。习总书记对工艺流程问得很仔细。我们走的时候，厂领导要送给习总书记花盆，习总书记谢绝了。

以习总书记为代表的几位县委班子“千将”，都非常利落，非常果断。他们几个人头脑敏锐，做事踏实，同时他们也很“单纯”，脑子里想的就是工作。可以说，习总书记他们那个时候的县委班子，是空前的团结，凝聚力很强，战斗力很强。他们没有别的想法，就是一心一意抓工作、上经济，为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当年和正定县委班子是怎样“抓工作、上经济”的。当时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如何？

贾俊华：我们正定著名的作家贾大山，和习总书记交往比较深。贾大山对习总书记的评价是“不穿西装的改革家”。

(未完待续)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手擀面

一直到最后才吃，免得让客人看见大家都尴尬。

“软面饺子硬面汤。”做手擀面的面团要和得硬一些，做出来的面条才好吃。盐是面之骨，要想让手擀面吃起来有筋骨，事先得在和面水里加一小勺盐，直到面团被揉得韧性十足方可开擀。

和好面后，再拿起一根擀面杖把面团卷在上面，用力往前反复推擀成面饼，面饼在擀面杖上翻滚，由厚到薄，来回翻腾，最后就成为一块又大又圆的薄面饼。面饼擀得越圆越好，最终铺满整个案板，薄近一张纸，圆如一轮月。

汝州人和面评判标准关键是看手光、盆光、案光这“三光”，在一定程度上，厨房“三光”判断了一位主妇的利索程度。

而擀面的过程更像是汝州人对土地与食物的报祭仪式。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将这块厚薄匀称的大饼拎起来折叠整齐三层后，右手执刀，左手食指盖压在面饼上，刀口抵在指甲前，手指向后退，刀往前快速切着走。根据个人口味切得宽一些或是窄一些，一根根面条就横空出世了。

面条的粗细长短最能显示一个人的刀工，刀工好的切出来的面条又细又长又均匀，刀功差一点的切出来的面条往往粗

细不均、长短不一。切好面条后，及时均匀地撒上一层面粉，以防面条在下锅前粘连在一起。这时手擀面才算大功告成。

切好面条，水也沸了，将面条下入开水中，沸腾后几分钟即可捞出，在凉水中过一遍装碗。同时将过水时令青菜浇在面条表面，食客根据个人口味添加蒜汁、辣酱。

最后加入农村传统配料——猪油，它才是整碗面的灵魂、点睛之笔。在微量的特殊蛋白质和甘油酯的分解产物中，诱发出面条独特的植物香甜。动物性脂肪酸在热汤的裹挟中融化分解，渗透到每一粒谷物分子中，跳跃在每一片蔬菜瓜果表面。

挑起一口，猪油的气味分子从口腔扩散到鼻腔后端，后置嗅觉结合味觉体验，美好的事情就这样如期发生了。

这是家的味道，这是让每一个汝州人口角嚼香的喜悦符号。

每一碗面都有它独有的味道，因为它给你带来的每一口故事和回忆只有你知道。

节选自《在汝州 唤醒美食》
供稿：汝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在每个汝州人记忆中，每天放学飞奔回家最有盼头的是吃一碗妈妈刚刚做出来的手擀面。面条的筋道仍残留着妈妈手心的温度，一筷面条、一勺面汤下肚，温暖而幸福。

对汝州人来说，一碗手擀面的美味与否是检验一个主妇是否合格的标准！

在汝州，几乎每个家庭妇女都会做手擀面，这体现了一个女人勤俭持家的能力。女人们擀面是谨慎的，也是隆重的。于汝州主妇而言，擀面不是机械的劳动，而是智慧与灵性。

每个汝州妈妈都有一个擀面杖，还有个很大很大的面板，那是专门擀面用的。

的。当时每个人都觉着自己妈妈做的手擀面是天下最好的美食，但是好吃却费时费力的手擀面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

你有多久没吃妈妈做的手擀面了？你是否还记得记忆中妈妈的味道？

从前小麦少，人们经常食用红薯手擀面。汝州老人说，过去来客人做的手擀面条，总有两种颜色。

一种地瓜面做的，黑黑的；一种小麦面做的，白白的。喝罢酒后，上来浇了一样卤汤的面，但是客人碗里是白面，自家碗里是黑地瓜面，这都是大家心知肚明的“秘密”。所以在吃面的时候不能用筷子搅拌，得从碗底掏着吃，卤汤中的菜

诚实守信 以信为砣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

赵景南的故事

从前，汝州出了一个大书法家，叫赵景南。赵景南天性旷达，能书善画，他的画名震天下，号称“压塌南阳”，在南阳有“家有千顷万贯，不如赵景南字画一片”的民谣，高官富商都能收藏到他的字画为荣。

相传赵景南到南阳，要住一家客店。店主告知客满了，赵景南好说歹说硬是不让住。他看到店内客房中挂着自己的字画，便有意用后背在字画上蹭了两下，字画弄脏了一点点。店主火冒三丈让他赔偿，赵景南说：“我给你再写一张不行吗？”店主看了看赵景南的打扮，也不像个会写字的人，便说：“行！可得一模一样。”赵景南让店主磨墨。店主找了伙计，好长时间才磨好。店主又伙计拿来纸。赵景南掂笔蘸墨一挥而就，和室内的那幅字一模一样。店主看后笑了笑：“我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原来是赵先生到了！”忙给赵景南安排了住处。

有一年，汝州发生了旱灾，粮食颗粒未收，民不聊生。无奈赵景南去南阳贩粮，住在了春秋楼店中。吃饭时赵景南发现十几个书生模样的客人吃了饭一同朝一大户人家走去，赵景南一打听，原来是此地一官告老还乡，要在客室中堂上写一“寿”字。那人找了十几位书法家到他家写字评比，看谁写得最好，就请谁写这个“寿”字。吃了饭，赵景南就去了那一官家。赵景南的打扮，也不怎样，所以没引起官家人的注意。赵景南见客室内没人，就将自己的套裤脱下，拧了几下，在墨缸里一蘸，写了一个“寿”字，离开了官家。走到门口，赵景南就对那守门人说：“有人问我，让他们到春秋客店去找我！”那官家在客厅中看到中堂已写好，就问是谁写的。十几个书法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说不是自己写的。这时守门人说，刚才有人从这儿出去说到春秋客店去找他。官家急忙找到春秋客店，一打听是赵景南，店主又说赵景南刚出去，正在河边洗套裤呢。那官家找到了赵景南，问明赵景南来意就说：“粮食不必往别处弄了。我先给你装几袋，你赶着驴先驮回去，随后我再派人送到汝州。”等赵景南到家时，官家给他送的一车粮食已先送到了。

一大户人家儿子结婚，家里缺赵景南的字画不排场，于是就借了同村一大户人家的字画。谁知人太多。把借来的字画碰烂了一点点。大户人家将儿子的婚事操办完毕，还人字画时，人家看字画烂了，说什么也不要。为此两家上了公堂，官司打输了，没有办法只好赶到温泉张寨村，带着银两打算买一张赵景南的字画回去。谁知到了张寨村又得知赵景南已病逝，刚葬了几天。这一大户人家来到赵景南的坟上号啕大哭。赵家人问：“你是哪儿人，和俺家有啥亲戚？”那大户人家说了自家的遭遇。赵家人一听打开几个盛字画的箱子，让大户人家挑了两幅。这一大户人家拿到赵景南的字画，回到家还了人家一幅，自己留了一幅挂在客厅每天欣赏。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